蟠虺



○ 刘醒龙　（连载 24）

曾本之没好气地说："什么'老省长'，我看他是想当楚庄王！前些时他不请自来，说是讨碗寿面吃，当时人多他就说了几句这事，之后又打电话到办公室，说是向我学习，想发挥生命余热，才看中青铜重器的。还说他的理想是，要让青铜重器走出博物馆，从历史的重器，变成时代的重器。听他那口气我就反感。"

听曾本之说过这些话，大家才明白"老省长"本是想让曾本之继续当青铜重器学会会长的。得知"老省长"真的事先找过曾本之，郑雄心中的重负反而减轻不少。

关书记顺着曾本之的话说："多一些对青铜重器的重视总是好事。"

曾本之提高声调说："好得像鼻屎！"

关书记不仅沉得住气，而且能想出化解的办法。他拿起茶几上的一张纸，那张纸上有曾本之写的几个甲骨文文字。又拿起茶几上的笔，再在空白处写上一个甲骨文文字。然后说，自己最近也在试着认识甲骨文，他要曾本之看一看，"鼻"字的甲骨文是不是这样写的。

曾本之将关书记用甲骨文写的那个"鼻"字看了一阵，突然大笑起来。

最先跟着大笑的是关书记。接下来表情尴尬的郑雄也笑了，而且模样有些放肆。

安静看见曾小安也在抿嘴笑，就数落曾本之，年轻时从不说脏话，没想到活到七老八十了，反而敢在人多广众的场合说脏话，真是越活越不值钱。这话一出口，安静自己也笑了。

安静一笑，曾小安便更进一步，亲了曾本之一下，还说："老爸，我太爱你了，比三岁时你瞒着妈妈偷偷给我糖吃还要爱你！"

笑声停歇后，关书记突然问："曾先生，我一直想私下请教您，当初曾侯乙尊盘刚发掘出来时，到底有没有冒过紫烟？或者说曾侯乙尊盘到底能不能冒紫烟？"

曾本之说："这些年好多人问过这事，那天打电话来的那个老家伙问得最多的就是这事。我晓得，除了好奇，他们心里更想着那大吉大利的紫气东来。所以，博物馆展出的曾侯乙尊盘，时常有人像拜菩萨那样双手合十作揖不止。我只做学问，学问之外的事，特别是民间传说，我既否认不了，也肯定不了。"

关书记马上说："我只是好奇。今天上班时，我和郑雄聊天，说起去年省作家协会有人在龙王庙江里淹死后发生的蹊跷事。"

关书记将先前说过省作家协会所谓作家淹死，家人离奇打捞到尸体的经过又说了一遍，用来证明自己确实只是好奇。曾本之对他的话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，安静和曾小安倒是想问问相关细节，还没开口，就被曾本之挥手拦住了。

关书记见问不出结果，便起身告辞。

大门打开时，关书记回头对曾本之说："俗话说，伴君如伴虎，郑雄往后说话做事更复杂了，特别需要家人的理解。与其说是他肩上的担子重了，不如说是你们的负担重了。"

曾本之没有作声，是安静替他回答的："他们翁婿二人，过去一直配合得天衣无缝，青铜重器学会的事，磨合几天就会没事的。"

剩下家里几个人时，郑雄还想与曾本之说一说。

没想到曾本之将手一挥："从今往后，在这个家里，谁也不许提那个青铜重器学会。想不听这话的人，有两个办法，要么他从这个家里滚出去，要么我这老家伙自己滚出去！"

郑雄倒是很会圆场："我保证一个字都不说，实在不行时，我们就叫它鼻屎学会！"

趁曾本之脸上微微一笑，郑雄赶紧又说："我也提一个要求，没想到您这么多年还留着一手绝活，我大概也学不了，只想请您卜卦问问老天爷，往后我走的是一条什么路？"

曾本之果然平静下来："一个人走的是什么路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"

说着话，曾本之还是将两片龟甲拿过来："你若是真的相信，我就替那个老东西卜卦。"

经过三起三落之后，龟甲片又回到曾本之手里。他问郑雄想不想听真话。

郑雄坚决地点了点头。

曾本之不谈卦象，直截了当地说，被郑雄他们尊为"老省长"的老家伙，今后的日子，看似大吉，实为大凶。

郑雄将信将疑地看着曾本之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见曾小安开始往卧室里走，郑雄也默默跟着离开客厅。

闹了好久，家里总算安静下来。曾本之明天要出差，也不去书房了，洗一洗便上床休息。安静像所有女人那样，在卫生间里将自己摸索了半天，好不容易出来，又要去隔壁儿童房看看楚楚。小家伙习惯睡到十一点时，要安静过去亲他一下，否则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一定会说昨晚梦见大灰狼了。

安静出去一会儿，忽然传来一声脆响。

曾本之也听见了。他以为安静将什么东西摔了。

安静回屋后，刚关上门，曾本之就问那声响是怎么回事。

安静板着脸将身子放到床上，才开始责怪曾本之，当着关书记的面，如此不给郑雄面子，惹得他们两口子关着门打架。

曾本之也想起来，那一声响，像是有人挨了耳光！

一点征兆也没有，曾本之突然觉得心痛万分。

曾本之捂着胸口，使劲说了三个字："救心丸！"

安静慌忙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只小瓶子，取出几颗药丸塞进曾本之嘴里。然后抢着打开门，冲着外面叫着："小安，快来帮忙，你爸犯心脏病了！"

才几秒钟，曾小安就跑了过来，搂着曾本之问要不要送医院。

曾本之摇头的样子也像是不需要。

曾小安咬着牙等了一阵，郑雄也过来了。

大家一起守了半小时，见曾本之恢复正常，心也不疼，血压也正常了，安静就要郑雄先去休息。

郑雄没有马上离开，他说："有件事忘了说，组织部部长已经在那个会上表态，省里同意您申报院士。"

屋里的人都没有作声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耶路撒冷

○徐则臣　（连载 94）



"寄白纸干啥用？"

"不知道。一个星期四张呢！"

"寄给谁收呢？"

"不知道。文革他爸，别乱传啊，政治审查查出来的！"

吃过晚饭，唐文革他爸也出了门。棉花庄人继续击鼓传花。李老师寄往北京的信越来越多，信封里的白纸越来越厚，整个棉花庄除了李老师本人以外，所有人都知道了。最后一个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：李老师每天寄往北京的白纸多得可以抄半本《艳阳天》；李老师的收信人是全中国最大的收信人，她在信封上用镰刀和斧头一样形状的美术字写道：

北京 收

北京收。这说明什么呢？

与此同时，另一个消息也在击鼓传花。算不上新闻，天津知青没把金枝拖进麦秸垛之前大家就知道了，只是现在因为空白信纸，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里：李老师所谓的探亲，其实就是到别的地方转了一圈，根本没往北京去。

李老师休假没规律，半年一次有，八个月一次有，一年一次也有。一次休半个月。之所以只能休半个月，是参照了其他县知青工作的管理办法，因为知青总喜欢在农忙时请假，这样就可以逃掉繁重的体力劳动。照棉花庄人的估算，李老师先坐船，再转汽车，然后乘火车，来回路上要花一周左右，她还能在北京待上一周。一周够了。棉花庄没人去过北京，但鹤顶有人去过。领导去过；鹤顶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去过，还被毛主席接见了；参加"大串联"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去过。根据他们的情报，从交通偏僻的鹤顶到北京，一来一回真要六七天。每次李老师的确都是半个月准时回来。但是，第一次探亲，她就被棉花庄人看见了。

她在海陵火车站边上一个早点铺上吃早饭。海陵市与淮海相隔两百公里，那地方通火车，沿陇海线可以直达北京。但按时间掐算，在那次探亲假中，这一天无论如何她都不应该出现在海陵市，她应该在北京。那个棉花庄人看见李老师吃了一碗豆腐脑、两根油条和一块小烧饼，然后心满意足地付了账，斜挎着"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"的黄军包离开了火车站。那人在她斜对面的桌子上吃早点，第二天他回到棉花庄，李老师还没回来。他向村里人炫耀，看见李老师了，想打招呼时李老师又走了。他确信那姑娘是李老师。接着他又否认了，说没看见；怎么可能看见呢，他根本就没去过海陵；因为有人问他为什么去海陵。很多年后，他重新向身边的人证实，他去过海陵，正好看见李老师；他当时去海陵，是去倒卖从花街收购到的水晶，他相信换了个城市就会有人给那些水晶出大价钱。当年，他先是显摆，接着矢口否认，完全是因为担心倒卖水晶被揪出来批斗和游街，把他当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了。

李老师又一次被发现假借回北京探亲之名在外地瞎逛，是天津知青在玉米地里被扇耳光的三个月前。天津知青内向，喜欢上李老师也不敢吭声。不过越是胆小怯懦，越可能干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，否则你没法理解这个见到老太太都脸红的人，在玉米地里竟然要强抱李老师，喝了酒就敢把寡妇往草垛里拽。且说天津知青听闻李老师请假探亲，也跟支书请了假，要回天津看看父母。李老师前脚离开棉花庄，他后脚跟上。他想知道喜欢的姑娘家究竟住在北京的哪条胡同里。

李老师坐船他也坐船，李老师换汽车他也换汽车，李老师乘火车他也乘火车，李老师半路上拦下一辆牛车，他也随后搭上一辆马车。一路尾随，发现李老师去了韶山，毛主席的老家。天津知青跟迷糊了，这哪是探亲呀，分明是朝拜革命圣地。好吧，这个跟屁虫也在韶山冲转了几圈，吃了一碗毛氏红烧肉。很久没这么大荤过，肠胃降不住，他上吐下泻，离开伟大领袖的故乡时，两条腿直打摆子。接下来李老师去了长沙，瞻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，吃了米粉和担担面，又到橘子洲头打了个来回。等天津知青发现她坐上去江西的火车时，他在火车站停下来，坐到简陋的椅子上直喘粗气。车站的大广播在播报列车消息的间隙，反反复复播送同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：我国刚刚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。她的假期已经过了九天，他扳着手指头算了一下，如果她去井冈山（猜得没错，李老师的革命之旅的下一站正是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的井冈山。若干年后，她的儿子杨杰伙同初平阳、易长安和吕冬，四个小男人也到了井冈山，不为朝拜革命圣地，而是去找离家出走的福小），回到棉花庄假期正好满了。他没力气跟踪下去了，买了车票往鹤顶跑。

天津知青话少，但李老师的探亲假诡异得他憋不住要说，就跟另外两个知青讲了。不管如何千叮咛万嘱咐，都只可能有唯一的结果，那就是像鸡瘟一样最终传遍整个棉花庄。当然，李老师永远是最后一个知情者。

两次探亲都变成了周游世界。你若是上了心，那它还真是个事。她为什么不回北京呢？北京可是全天下、全银河系、全宇宙、开天辟地以来最最美好、最最伟大的地方。质疑出现了：她是北京人吗？棉花庄人无法证伪；除了户口记录和一口北京话，李老师本人似乎也不能证实。这就有意思了。

杨家奶奶不管，是不是北京人有什么所谓？我看李老师跟俺们家千里般配。老太太踩着小板凳把脖子伸过墙头，一天要关心李老师几十次。渴了送水，饿了递馒头，不渴不饿就把孙子在竹器厂用下脚料编的竹篮、竹枕头、竹狗、竹猫，竹子编的观音菩萨送给李老师。千里这孩子不爱说话，就是手艺好，李老师你看这菩萨，眉眼都编出来了，放庙里一准有人跪下来磕头；李老师这可不是封建迷信，俺家千里说了，这是艺术，艺术是个啥东西我老婆子听不懂，李老师你是文化人，肯定是明白的。你要喜欢，让俺孙子编出个毛主席都行，就是你得给千里证个明，他编毛主席也是艺术，不是为了反革命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星空与半棵树



○ 陈彦　（连载 102）

大概是凌晨四点多，储有良醒来，又折腾了半小时，才说要走。她表示了不舍的意思，头枕着胳膊死不动。他说怕再晚走不出去了。她硬是让他使了老鼻子劲才将胳膊抽出去。快速穿好衣服，他还掀起一角窗帘朝外瞅了瞅，然后从墙上卸下一顶草帽来深深扣在头上。她扑哧笑了："这早谁戴草帽，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"可他还是坚持戴上了。倒像北斗镇一个赶早出门拾粪的。

她从窗户看着他低头走上大街，一直消失在尽头。然后她又朝天空看了看，月亮好皎洁呀！她就突然想到此时此刻，可能与她一同盯着月亮的那个人。她心里突然产生了一阵深深的歉疚。回过身，看着从卧室到客厅被绊倒一片的杯盘狼藉，她猛然想到了一个安北斗时常提到的词：黑洞。

黑洞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才发现的一种天文现象。安北斗跟她恋爱时，从恒星到白矮星，再到中子星，还有黑洞，每每给她讲得津津有味。她也听得走火入魔。他说太阳在几十亿年后，当耗尽了核心中的氢燃料，就会无限膨胀，甚至可能吞噬掉地球。等它完成了最后的疯狂，燃尽所有残留物质后，就会坍缩成一颗白矮星，直到熄灭、死亡。她突然觉得她和安北斗的爱情，就进入了白矮星状态。而中子星是比太阳大一点五到两倍左右的恒星的最后归宿。安北斗多次给她比画说，一颗水果糖大小的中子星的质量，会超过十亿吨以上，它是将一切空间都浑干挤尽的物质。她突然又觉得自己与储有良的感情，一夜之间已压缩到了中子星的致密程度。但面对安北斗可能正在观测着的那个月亮，尤其是在打扫"焦土战场"时，捧起女儿安妮的照片，她又觉得自己像是被撕扯进了天体中的黑洞。仍是安北斗给她讲的，黑洞是超过两到三个太阳质量以上的巨大恒星的最终坍缩过程，由于引力超强，周围空间区域所有物质的逃逸速度，会变得异常迅猛，连光都无法从中逃离出去，自然是什么也看不见了，这就是黑洞现象。她觉得自己现在就被吸附进了无底的黑洞中。速度是那么快，甚至感觉不到在行进。但又分明能感受到来自洞底和四周的拉力，让自己坠落得心甘情愿、义无反顾。安北斗说，这个黑洞是没有尽头的，你休想从这一头进去，从那一头出来。这趟旅行注定是要丢失所有行李的，但她已然在坠入黑洞的路上了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她都有一种行进在黑洞中的迷茫感。当然，也有无比刺激的兴奋感与幸福感。她与储有良的绯闻，很快就在满世界传播开了，尽管没有任何一场偷食禁果被人当场抓住过。无论在她家，还是储有良的临时住所，以及她值夜班的地方，包括气象站山梁上的树林里……她觉得，他也觉得，都是绝对没有被第三者发现的。可他们的浪漫史，不，小县城人可不这样叫，他们叫"两人在偷着压饸饹"（一种用力很大很猛很野蛮的荞面制作法），也叫"挃实活"，反正他们的故事跟任何此类故事没有什么不同，都规律性地在人们背后传播得花开八瓣，一提就几近喷饭时，他们俩才从别人的眼神和表情中看到蛛丝马迹。这事永远是当事人最后知道。当他们知晓时，跳皮筋的孩子们已编成儿歌了：

储备粮，压饸饹，
一压就是几大锅。
三天保证吃五顿，
还剩一锅端上坡。

虽然没有直接叫储有良，但儿歌已是家喻户晓。

先是王中石书记找储有良谈了一次话，谈得很不客气，不仅要他个人注意影响，而且提名叫响地让他不要搞坏了别人的家庭，尤其是基层干部的家庭。王中石说，一个县团级干部的所作所为，在县上影响会很大。特别是负面信息，会成倍放大。还说如果有必要，他会让组织部门提前安排他返回省城。储有良知道王中石即将退居二线，听说省市都上过会了，也就没把书记谈话当一回事。何况自己已离婚，跟杨艳梅也再三表明态度，只要她离，他就娶。而杨艳梅不仅在单位被人背后指指戳戳，她爸也正式跟她谈了一次话，让必须跟储有良断了，说这成何体统。她还强辩都是别人嚼舌根。她爸说，你们不见面，别人能嚼起？可她妈不这么看，说艳梅跟储县长见面咋了，还把你个副局长的面子折了，我就要请储县长到家里来吃饭，还光明正大地请，看他都把鳖眼干瞪着。她妈还果然把储县长公开请到家里吃饭了，并且见人就说："有良县长中午在我家吃饭呢，刚走！"这事就越闹越大。杨艳梅在这个黑洞中，也就不得不持续螺旋式下坠了。世间几乎所有事物都是进去容易出来难。有时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，她也想过逃逸。但那速度，真跟安北斗讲的黑洞原理一样，是怎么都逃不出去的。连光速都逃不脱，何况她？

（未完待续）